

## 柏家回憶拼圖

### 柏老夫人

#### 我的成長

我自幼家貧，有兄弟姊妹七人，母親柔弱，父親暴躁，酗酒，早死。母親把幾個女兒送入孤兒院，我是其中之一。在孤獨中長大的我，勤學自強，一心盼望早日離開惡劣的環境。大約十六歲，終於離開了，孑然一身，什麼工作也嘗試去幹。那時候，社會蕭條，生活艱難，世途險惡，人心奸詐，我多番遭受欺壓，才曉得外面世界比孤兒院更為邪惡，更加殘酷！從此我深信唯有權勢，方能對抗外侮，方可全身自保。坦白說，我缺乏安全感！我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勢力，樹立權威，不讓別人看扁！我要記下所有令我不快的人與事，藉以鞭策自己！我要堅信自己的行為，堅持自己的成績，不受玷汙！

#### 我的職業

對人性、人心盡失信心的我，既為生計，亦欲實踐信念，最終應徵獄卒之職，在嚴厲監控的任務中滿足我對權威的迷戀。勤懇堅毅，冷酷寡恩，是我的代詞，也為我攀上監獄長的位置。孤兒院與監獄的經歷告訴我：肉體施壓只收短暫之效，只有控制思想，才可令對方順服，唯命是從。控制思想的方法有：不容擁有自由意志或批判思維；只可認同，不許反駁；盡量隔離，杜絕外間的影響；指令規條，不斷重複，直至成為根深蒂固的思想。

#### 我的家庭

管理監獄的優異表現，吸引到鰥夫州長的注意。他欣賞我的活力與效率，認為我可以協助他打理業務，也可以完善他的家庭，他要跟我結婚。我忽然好像預見自己的未來，實在想不到拒絕的理由。州長夫人留下兩個純良聽話的兒子，蘭諾差不多六歲了，威文才剛滿周歲。蘭諾身體較虛弱，對我這個新媽媽似乎並不抗拒，威文更完全接納我。我不止為丈夫打理生意，令業務蒸蒸日上，更為他多添了一個女兒，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孩子，但怎想到最難馴服的竟是這親生女兒！

對於這三個孩子，我真心真意的想他們好。我不讓他們過我以前的生活，我要保護他們！

人性似野馬，任牠放蕩奔馳十分危險。奔得起勁，要牠停下來就更困難。外面的世界，到處都是魔爪，意想不到的事情隨時都會發生。我不止要孩子完完全全聽從我，還要不受別人的影響，永永遠遠只聽我的話！

我認為我在監獄制訂的那一套十分適用，施諸自己家庭純粹基於善良的動機，我是這麼認為的。州長對我的提議極表認同，他年紀比我大，把家庭付託於我，對我期望甚殷。為了不讓孩子受到汙染，我提議不送他們去學校，他們也不用接受什麼教育，最多請兩三個導師回來教他們一些簡單的基本常識，反正他們此生都不用工作，我們家的財富夠他們甚至他們的後代用足一世。州長跟我一樣疼愛子女，對我十分支持，可惜我倆婚後三年，他竟因心臟病發離我而去。我要獨力經營，壓力不輕，我自信撐得住！

#### 我的子女

蘭諾自小虛弱，健康欠佳，這也是爸爸同意他不上學校的原因。我悉心照料他，細心教導他，要他聽我話實在太容易了。他任我擺佈，對他，我絕不擔心，甚至由於太順服了，我有點瞧不起他！威文這孩子，善良，精伶，很討人歡喜！我初到柏家，他還未足歲，好快就完全接受我是他的媽媽，不像他哥哥開始時對我還有點畏懼。隨着他的成長，我對他的戒心，不知什麼緣故，反而提升了。這是不是因為青少年有所謂反叛的劣根性？為什麼在蘭諾身上不曾出現過？

至於珍妮這孩子，為了示人以公正，不偏袒，我沒有特別疼愛這親生女兒，雖然心裏很想。我對她有期望，她要繼承我，所以對她的要求更加高，管束更加嚴苛。不知道她如何學會追求自主自由，應該不會有人煽惑她吧，竟然變得瘋瘋癲癲的，不時語無倫次，行為飄忽。時而神不守舍，時而大叫大跳，活像另一個人！是不是她自己想出來逃避我的方法？是裝出來的吧？我真有點懷疑，不過最穩妥的辦法還是堅持我的管教方式！

我的管教方式直截，簡單。他們必須跟隨我認為最好的去做，如果稍為容許他們順應自己的興趣與性情，他們就會像邁步奔跑的野馬。一切生活，包括衣食住行，悉依我的安排；例如我認為飲牛奶對身體有益，他們每天都要飲，如果拒絕，最終導致所有飲食都被抵制，直至完全服從才得恢復。對付其他的抗逆行為，都是循此模式。

不知是否由於我採用這種遏制而行的管教方式，家裏氣氛很冷，跟監獄真的很相似。為了保持我的尊嚴，我從不擁抱孩子，而他們之間也極少身體接觸。遇到他們做得令我滿意的時候，我最多展露淡淡的笑容，或者說句聽起來似是讚許的話。其實能讓我說出讚賞或鼓勵的話是少之又少的，提出批評或更高要求倒是常有。對！我的話語也是我的管教「工具」之一，他們要從我的用字跟語氣聽得懂我的指令。

## 外來分子

自我進佔柏家以來，娜汀是第一個闖入的外來分子。她的母親是我失聯多年的妹妹，輾轉相認後，我叫她趁護士學校的長假期到來居住。我所以肯讓孩子接觸外人，是因為我察覺蘭諾已是個成熟的男子。身為母親，我有責任讓兒子得到應有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不能單單指望珍妮做我的接班人，跟我算是有點血緣的娜汀，看來純良且家貧，似乎都是較易操控的條件。

如我所料，蘭諾對她十分傾倒，但婚後的娜汀，卻愈來愈反叛，開始對我的安排有意見。我甚至察覺她有意無意間煽動蘭諾搬離柏家獨立，這是我絕不容許的。我要信守對亡夫的承諾，我要維護家庭完整。要保護我的孩子，娜汀就不容再留我柏家！她的朋友高卓飛對她朝思暮想，是一顆極有用的棋子。只要引導她移情別戀，投入高卓飛的懷抱，勝過我直接驅逐她，兒子也不至於記恨於我。因此我提議來一次前所未有的出國旅遊，不着痕跡的讓高卓飛也可同行，希望趁機撮合這對男女。廿多年來，我都過著馴獸師般一成不變的生活模式，藉著出國一遊，說不定在有限的未來可以找到一些新刺激呢。

## 柏蘭諾

### 第一部單車

我九歲的時候，爸爸過身了，過身前他送我一部單車。我自小體弱，爸爸想我多踩單車，鍛鍊身體，但我總是學不懂，常常跌倒。爸爸很有耐性，鼓勵我，教導我，可能資質問題，到他過身我仍未學懂。

爸爸過身後，我立志要學懂踩單車，但我沒有進步，仍然經常跌倒。母親對我說：「蘭諾，你踩唔到喇！你踩到咩？只會不斷跌倒。你已經夠弱，身體鍛鍊唔到，又成日受傷，你只會越嚟越差！」我開始害怕踩單車，因為有很強烈的失敗感，也有愧疚感，因為我做不到爸爸想我做的事。我最後一次踩單車的時候，單車鏈忽然斷了，我跌倒地上，翻了幾個筋斗才停下來，除了撞傷手腳，肩膀更移了位，過了一個月才康復。

我休養期間，母親叫工人銷毀那部單車，我從房間的窗口望出去，看見工人把單車肢解，然後丟到

火堆去。看著單車慢慢被燒毀，我哭了出來。雖然母親經常說父親留下了很多財產給我們，但對於一個對財富沒有任何概念的小孩，那部單車就是爸爸留下給我的唯一東西。

事後，我無意中從工人口中得知，原來母親預先叫人在單車鏈做了手腳，但我沒有怪母親，因為她是為了我好……

### 啟蒙老師

我家換過很多個家庭教師，全都是自己請辭的，因為不能忍受我家嚴苛的規矩，但嘉芙蓮小姐卻不一樣，是母親主動辭退她的。她是我的啟蒙老師。

我十四歲那年，嘉芙蓮小姐第一次來到我家，就發現很不尋常。她說除了知識外，我們還需要生活體驗。我們長期困在如古堡般的大宅，與外界斷絕聯繫，會令我們成長得不健康。她告訴我，一個十四歲的年輕人應該充滿朝氣、活力和希望。她給我看一些年輕人一起做運動和參加舞會的圖片，他們的神情就如她所描述的那樣，而我，卻是灰色的、茫然的、無望的……

不久，母親發現她違反了規矩，立刻辭退她，但嘉芙蓮小姐拒絕離開，跟母親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論。最後，母親下令工人把嘉芙蓮小姐趕出門，又徹底搜查我的房間，翻查我每一樣私人物品，因為母親害怕嘉芙蓮小姐會給我留下信件、圖片或物品。

此後，母親不再聘請家庭教師，卻在家裏設置了一個小型「圖書館」，讓我們在家自學。她認為「行萬里路，不如讀萬卷書」，讀書是最有益、最實際的。於是我每天在四壁圖書中消磨數小時甚至一整天時間。起初，我真的在閱讀，但漸漸書籍好像變成一些光影，在我眼前掠過。我不知道自己在讀什麼，我已經麻木了……間中，我腦裏面仍會浮現嘉芙蓮小姐說過的話和給我看過的圖片，但這些聲影很快就給母親的教訓壓下去了。我不抗拒母親，她是為了我好……

### 羞辱

十八歲那年，我經過工人的房間，無意看到裏面一個跟我同齡的女工在更衣。我偷偷站在門口，雖然她有穿底裙，仍可以清楚看到她那玲瓏浮凸的身軀。我從來沒有看過女人身體的曲線，我靜靜站著，整個人呆住了，忽然我感到背後有一股寒氣，轉身，赫然發現是母親！

盛怒的母親，召集了全屋的工人和我的弟弟妹妹。她對眾人說，我不知廉恥，偷看女工更衣。既然我那麼喜歡看女人的身體，她下令那女工當眾脫掉衣服給我看！所有人都感到震驚，包括我，但沒有人敢作聲。那女工起初也不願意，終在母親的權威下只能就範。她一邊哭，一邊脫掉自己的衣服，眾人都感到難堪，我也轉過身去背著她。母親對我大喝一聲：「唔准擰轉身！你想睇咁嘛，同我睇到夠為止！」女工已經哭成淚人，感到萬分羞辱，我也終於鼓起勇氣，懇求母親停止羞辱她。母親卻更嚴厲的斥責我，說那是我害她受到如此屈辱的。我跪倒地上，懇求母親原諒，希望她立刻停止，但堅定如磐石的母親沒有理會我，冷冷地看著那女工脫掉所有衣服，直至全身赤裸……

那件事之後，那個女工離開了我家，我不知是她自己辭職還是被母親趕走，我只知道我感到非常內疚，羞愧，因為我的任性，毀了一個女子的清白！自此，我對母親唯命是從，不敢違抗任何命令……

### 柏威文

六歲的某一天

今天我不乖，沒有背好但丁《神曲》，媽媽要我留在房間，不可以出門，直至完全背熟為止。她說會用門窺孔留意住我，如果我偷懶，她就會用力拍門警告我。結果我在晚上九點完成了，才發現一直在門外的，是哥哥！

### 七歲的某一天

今天真高興，我已經可以自動起床做早操了。

兩年前，媽媽宣布我們每朝七點要自行起床，各自在房間內做早操。我聽到很不開心，覺得很辛苦。兩年來，媽媽一發現有人沒有準時起床，就會推門進來，拉他起床，斥罵一頓。然後又把家中所有門鎖拆除，裝上門窺孔，方便她檢查。

「做完再讓你睡，可是你一定要做！」

今天，我終於做到了，自動起床，跟隨音樂完成整套動作，反正跟著也沒有什麼事好做，中午再睡吧。

### 八歲的某一天

今天我害死了鐵甲俠，我的甲蟲。

鐵甲俠一個月前從窗口跑了進來。那時我在書桌上看書，突然額頭被什麼東西狠狠地打了一下，整個人從椅子上翻下來，躺在地上。翻過來，就見到一隻超大的獨角仙！牠背脊著地，轉不過身來，不斷掙扎。牠不時展翅嘗試翻轉，那「吱吱」聲有點嚇壞我，但我還是幫一幫牠。

我先把房門及窗戶關上，然後用筆把牠挑轉過來。牠腳一著地，就在房間裏飛啊飛，轉啊轉！很有型！最後停在書架上，我用帽子捕捉了牠，放入紙箱裏，叫牠鐵甲俠。

「不能讓媽媽知道。」我這樣想著，她未必讓我養甲蟲，只好每天把食剩的菜餚帶給鐵甲俠。「對不起，媽媽，我不敢告訴你。」就這樣，我偷偷養了鐵甲俠三個星期。

可是，今日媽媽要大掃除，叫僕人將所有紙箱和書本都拿出來，把家中的書本封箱。我一起床，發現不見鐵甲俠的紙盒，忙跑到樓下，就發現工人正在封箱，媽媽站在旁邊。他們拿起收藏著鐵甲俠的紙箱打開，沒有看裏面一眼，就開始把書放進去。我想出聲制止，但媽媽在旁，一開口，紙箱裏的剩菜就會讓媽媽知道。若被她知道我瞞騙她，她會對我很失望。

我沒有開口，鐵甲俠也沒有飛出來。就這樣，紙箱裏裝滿了沉甸甸的書本，放在閣樓。晚上我去尋找一下，逐本逐本把書拿出來……當我想拿出放在最底下的《戰爭與和平》時，書黏住了，我不敢再拿起了。

對不起，鐵甲俠，我保護不了你。

對不起，媽媽。如果你讀到這裏，請原諒我。

### 十歲的某一天

今天是「水果月」的第二天，除了蘋果，我什麼都沒有吃。

水果真的是太噁心的食物，但媽媽認為偏食不好，一定要我改正過來，可是食水果我會嘔吐呢！

結果媽媽指示工人接下來的一個月，一日三餐都以水果為主要食物，我不吃，就沒有得吃。

但我不會吃的，一定不會！

三天之後

已經是第五日了，我很累，午餐、晚餐，都嘔了一次。

哥哥對我開始不耐煩了：「水果而已，怕什麼！我已經不想再用水果當飯了！都是你！」

妹妹也開始吃不下用水果當主食，今天晚餐她沒有吃，只伏在枱上。

我有嘗試過的，但真的吞不下嚥。

一個星期之後

我很愛吃水果。

我很愛吃水果。

我很愛吃水果。

我很愛吃水果。

我很愛吃水果。

我很愛吃水果。

我很愛吃水果。

我很愛吃水果。

我很愛吃水果。

## 柏珍妮

### 回憶錄（一）

- 日常大大小小的用品，都由媽媽替我選擇。真不明白為什麼要被迫接受自己不喜歡的東西？試過我不想吃某些食物，幾乎食不下嚥，結果一整天都不許再進食。為什麼我沒有選擇的自由？很痛苦，我似乎只是媽媽的玩偶。
- 我從沒上過學，媽媽只是一味聘請家庭教師。老師曾稱讚我，讓我覺得自己也有價值。我十分嚮往老師向我介紹外面的世界，是那麼遼闊，那麼自由！可是過不了幾天，就不再見到那位老師了。常常都有新老師來，媽媽就是要奪去甚至摧毀所有令我覺得開心的事物，我恨媽媽！
- 有人用情緒挾持我們，勒索我們。常常說什麼事都是為我們好，只是為了團結一家人。每一家都有一套家規，誰觸犯了，就要獨自進入冷靜室反省。那是大宅下面冷冰冰的地牢，沒有光，卻有可怕的鼠蟲聲，雖然只是三兩天，卻好像度過漫長的一生。我們太不孝了，總是無法達到媽媽的標準，她感到憤怒，我們明白的。
- 很難得可以見到其他小朋友，跟我一起玩的好多時是二哥威文，但媽媽有時會向我說二哥的壞話，扭曲他的言行，教我質疑他的動機。她常常在有意無意之間挑撥離間我們三兄妹的關係。

### 回憶錄（二）

## 十四歲的某一天

今天來了一位新的家庭教師，她叫Rose。

短髮的Rose好似一隻精靈，聽她讀書，有一種好幸福的感覺。她很喜歡笑，從沒見過有人對我笑得那麼開心，我想她應該真的喜歡我。

太好喇，我終於可以有朋友，我也想像她一樣，用燦爛的笑容帶結人幸福，溫暖。

## 十四歲的另一天

今日好開心，Rose信守承諾，帶了一本雜誌給我。我從來沒看過這類書刊，裏面的女孩子都很美，穿的衣服跟髮型我都沒見過，Rose告訴我那是「貼身裙」和「泳衣」，還說我化了妝一定比她們更美。原來外面的世界是這樣的，我好想也可以化妝，可以穿上一條很漂亮的「貼身裙」。

## 十四歲的又一天

今日是我的生日，媽媽特別買了我最愛吃的黑森林蛋糕。但這一刻，我好討厭這個家、好討厭自己。

本以為今日可以利用生日願望，央求媽媽讓我化個妝，化得漂亮一點，做一天的公主。但當媽媽發現我原來一直收藏著一本雜誌，就不停指責我講大話，還說一家人不應該有秘密，我的行為等同背叛。又大罵Rose存心教壞我，想離間我們一家人。Rose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人？

媽媽說雜誌裏面的都是蕩婦，是壞女孩，而我竟然仰慕她們，思想是多麼的不潔，足令整個家庭蒙羞，就是因為這樣，才沒有人願意跟我做朋友。

媽媽憤怒極了，剪碎雜誌，剪掉我的頭髮。

Rose說過快樂的人應該是自由的，有自由的意志，有自由的人生。她說我是一個善良的小朋友，應該得到.....到底我是個什麼人？.....到底柏珍妮是怎樣的？.....我可不可以什麼人也不是？

只要我不是柏珍妮，變成另一個人就可以改變一切，至少不再感到痛苦跟絕望。當我成為另一個人，我就可以重獲自由。

## 回憶錄（三）

說到底，血濃於水，我很愛我的母親。她是我的生母，卻得不到她的認同，所以我更加渴望得到她的愛。

每次被母親否定，我都極其痛苦，我討厭沒用的自己，甚至嘗試過輕生！生而為人，我真的感到非常慚愧，自卑。

最近有一個姐姐出現，她是戴安娜公主。她很愛護我，在我輕生時拯救了我。這位外國公主很高貴，是一位淑女，得到萬人愛戴，不過有時她也流露出霸道的一面，為了保護我，她常常挺身而出，跟媽媽對著幹。

媽媽十分厭惡戴安娜，認定她是對頭人，戴安娜告訴我，媽媽曾經把她捆綁起來，密謀毒害她。我很傷心她不能跟我媽媽好好相處，明明都是我很愛的人，卻想置對方於死地！

---

媽媽提出全家出國旅遊，我沒有什麼期望。只是轉換一下環境，但處境還是一樣。兩個哥哥好像在商量著一樁神秘的事情，不想讓我知道。沒要緊，反正他們一直都不大喜歡我，肯跟我傾談的就只有娜汀，她對我真的好。

## 柏娜汀

### 初次「見面」

第一次看見蘭諾是四年多前一個春雨的下午。那天，柏夫人找到柏家會面，說想了解一下我及家人的近況。

到達大宅後，工人說柏夫人正在忙著處理一些事情，安排我在偏廳等待，不要四處走動。邊廳佈置得很細緻，壁爐、鋼琴、沙發、茶几、蠟燭、小擺設……所有該在偏廳出現的東西都出現了，可是坐在沙發上的我，看著所有的東西，覺得這個漂亮的空間根本沒有任何使用過的痕跡，整個房間只充斥著一股冰冷的感覺。

正當我覺得渾身不自在時，眼角突然看見偏廳另一扇大門延伸出去的一個溫室玻璃屋內，坐著一名男子。他靜靜地坐著，穿著很整齊，面色蒼白，沒有任何表情，但眼睛隱隱滲出一點奇怪的渴望，好像他很需要外面的雨水或很想出去雨中奔跑。可是他的下半身，就像一尊石像般完全不聽他使喚似的坐著，他只是偶爾眨眨眼，定得像一幅名畫，好像心思已經飄到遠方。他一動不動地坐在那邊，我看著他的側面，被他的神情迷住。究竟此刻坐在那邊的他在想些什麼？抑或他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迷人景色？

那一刻，雖然我倆隔著一扇玻璃門及一段距離，但我還是覺得需要屏息靜氣，害怕我的呼吸或任何舉動會打擾他的思緒。

「我倆」就此坐著。

不知是否因為在醫院值班後很累，時間好像突然放慢速度，儘管我還是坐在那個冰冷的偏廳內，看著他，我竟然感覺到一股溫暖。

不知過了多久，最初接待我的工人再次進來，說柏夫人準備在會客室接見我。離開前，我再偷瞄了他一下，看看他有否被我們騷擾，我隱約覺得他的身體好像曾一丁點移動過。還想確認一下他是否注意到我們時，我已經被工人催促離開了。

往會客室的途上，我問那位工人：「剛剛在溫室中的那位是誰？」他不經意地說，大宅中只有一個人會經常坐在那裏看雨，可是剛說過這句話後，他好像突然記起什麼似的趕快補充一句：「記住，你剛剛什麼人也沒有看見過。」

### 那一夜之後

蘭諾去噴水池旁的餐館找我的那一夜後，我與他失聯了。

那一夜，我們吃了他人人生首次品嚐到的焦糖巧克力蛋糕，隨著餐館的現場演奏笨拙而有趣的共舞，最後我們更坐在噴水池旁，一邊天南地北地聊天，一邊等待日出。

那一夜的相處明明是如此的美妙，為何他會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又生氣，又擔心。就在與他失聯一個禮拜後，我再次收到柏夫人的邀請。她派一名老司機到來醫院等候我下班，說要接我到大宅去與我詳談。雖然我覺得非常不解與失望，先找我的竟是柏夫人而不是蘭諾，不過我還是帶著忐忑的心情上了她派來的汽車。在車上，我不斷在思考，應否找機會問問他，為何會如此反覆無常？

就在我陷入沉思時，車已經穿過一條兩旁充滿大樹的窄路，抵達大宅前方花園的大閘，老司機沒有打算把車駛進去的意思。他停下車，然後飛快的把我的車門打開，我一下車就看見兩個人站在閘後等待著，是柏夫人及蘭諾！蘭諾站得筆直的在扶著拿著拐杖的柏夫人。我走上前禮貌的跟柏夫人問好，她今天看起來心情很好，笑容特別親切，跟之前看到的她判若兩人。然後，我與蘭諾對上眼，他一動不動的站著，面上突然變得通紅，眼睛睜得很大很激動地望著我，令我覺得非常尷尬。我覺得心口好像突然被壓住一樣，呼吸突然變得很急速，心跳得很快，耳朵很燙，我不想被人知道我此刻的感受，所以我立刻避開他的眼神，嘗試用最平靜的語氣跟他說一聲：「你好，蘭諾。」他清清喉嚨，帶著沙沙的聲線回應：「……娜汀……」他還未來得及說完他的句子，柏夫人已經熱烈地伸手示意我攙扶她進入大宅。

我扶著柏夫人慢慢一拐一拐地穿過花園，蘭諾就跟在我們的後面。柏夫人熱切地介紹著花園裏的佈置，其實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我一邊在疑惑，行動不便的她今天為何不如往常般在會客室等候，而要這麼費力去迎接我，一邊打開細胞把所有注意力去感受跟在我後面的他。他剛剛的眼神為何如此激動？他在想什麼？他見到我很開心？還是已經徹底忘記那個晚上？他的聲音為何如此沙啞？如果柏夫人不在，他要跟我說什麼？他這星期到底怎麼了？我的內心一直翻騰著，但又不想表現失禮，努力保持平靜。

我們穿過花園，進入大宅，再一路走到會客室。柏夫人叫蘭諾留在外面，她要私下跟我談。蘭諾看了我一眼，然後慢慢轉身關上會客室的門。我本想扶她過去坐在她每次接見我的那張皇帝寶座，可是她看看旁邊的沙發，示意我扶她坐在那邊，接著就叫我將書檯上的一張相片拿過去給她，然後拍拍身旁位置，叫我坐在她的身邊。

她看了看相片，然後親切的把它遞給我。相片中有五個人，坐在我們現在坐著的沙發上，中間的那位是年輕的柏夫人，抱著一名嬰兒，旁邊坐著一位比她年老很多的先生，他們兩旁就站著兩名大概七歲及兩歲的小男孩，他們臉上都有著似笑非笑的表情。她指了指相中站在她旁邊的男孩，然後告訴我，蘭諾其實不是她的親生兒子，只有她手抱著的那名女嬰才是她的骨肉。可是打從她進入這個家庭開始，她已經決定要好好愛護他們，免得他們受到外界的影響與干擾。他們都很依賴她，她必須盡一切能力保護他們，在這座大宅內為他們添置一切生活所需。

突然，她停了一下，看著我笑著問：「蘭諾上星期偷偷與妳出去了？」她面帶笑容，眼神卻緊緊的盯著我，我背後感到一股寒意，可是心裏又覺得我們根本沒有做什麼壞事。我們都是成年人了，這是私事，沒什麼不妥。我就坦白地跟她說：「是，蘭諾很特別，那個晚上很愉快。請放心，我們去的地方很安全，我們都是成年人，會懂得分寸的……」

她沒有讓我把話說完，乾笑了一聲就接上一句：「哈！你不明白，我希望我的家人就像這張相一樣，永遠團結一致，沒有任何欺瞞。」我覺得這位柏夫人有點太偏執，令我有點反感，但因為不想引起衝突，就不去反駁，讓她繼續說。

她停了一下，忽然改變話題，說近年她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差，需要得到全天候照顧。她說知道我家財政上有困難，那皺巴巴的手溫柔的拍了拍我的大腿，提議我辭去醫院薪水少得可憐的實習工作，



留在柏家當她的私人看護。

我被她弄糊塗了，為何突然說起這個呢？她跟我們家失散了這麼多年，為何她會知道我及家人的經濟狀況？正當我在疑惑之際，她就指著相片中的自己興高采烈地說：「我很喜歡妳，也知道蘭諾十分喜歡你，或許有一天，坐在沙發上的就是妳跟蘭諾呢。」然後發出興奮的笑聲。我被她突如其來的說話弄得滿面通紅，害羞得不知如何是好。

此時，她已經自己撐起身軀站起來，直截了當的為這次的會面作總結：「就這樣吧，夜了。我們都很喜歡你，今晚開始妳就留在這裏，先試一個月，不喜歡，你隨時可以離開。明天我會派人幫你把行李都送過來，醫院那邊妳也不用擔心，我會幫妳處理好的，就這樣吧！」

說完，她就頭也不回打開房門離開。我坐在原地，動彈不得，覺得很頭痛，給前所未有的困惑與疲累纏繞住。突然，身後傳來輕輕的腳步聲，我轉頭一看，蘭諾就站在剛才柏夫人離開前的位置。他輕輕叫了一聲「娜汀」，我就失控地哭起來了，他也立刻走上前把我抱住了。

### 在柏家的第一個月

這個月是美好的，不單因為我跟蘭諾有更多的相處時間，我更有機會認識了他的弟妹威文及珍妮。雖說我是柏夫人請回來的看護，但我覺得更多時候我在陪伴他們三兄妹，甚至擔當為他們聯繫外間的角色。

起初我以為柏夫人所說他們一家只活在大宅從不出外，是一個誇張的說法，但跟他們相處過後，我發現除了蘭諾有六歲前跟爸爸和生母到過外面世界的依稀記憶外，另外兩人真的完全沒有接觸過外界。正因如此，他們三人有著與世無爭的純真，同時也非常容易躁動不安。他們對很多事物都充滿好奇，可是很多時候在他們的好奇心剛剛開展，情緒就會突變；有時是興致勃勃的心情忽然冷卻，有時是從開心興奮的狀態變成多疑緊張。好像每次當他們接觸到新資訊或認識新事物時，他們的心臟就會遭受電擊，或者耳邊響起奇怪的聲音。一股深沉的力量會在某一瞬間某一角落突然出現，制止他們，要他們放棄接觸新事物的慾望。

### ① 善良敏感的威文

威文是一個很溫文的男生，我經常看見他坐在外面花園的樹蔭下，但他並不是在乘涼。好幾次我看見他對著樹的軀幹坐著，好像在與樹幹聊天一樣。幾次過後，我覺得他這個坐姿實在非常有趣，就悄悄的走過去他旁邊想一探究竟。他因為坐得極度入神，所以完全沒有察覺到我的出現。原來他並不是在跟樹幹聊天，他是在細細觀察樹幹上爬行著的螞蟻，偶爾也會對他們說一兩句；例如看到螞蟻在搬動比牠們大好多的樹枝時，他會溫柔的說：「小心啊。」然後湊近一點對牠們微笑，好像在為牠們打氣一樣。

儘管他外表已經是一個大人，可是他瘦瘦的身軀加上天真的語氣，我覺得他可愛得像一個孩子。於是就開口問他可不可以坐在旁邊，他一聽到我的聲音立刻臉紅耳赤，變得有點緊張，但他還是點點頭示意我可以坐下，我就跟他並排坐著。他先前放鬆的愉快神情消失無蹤，也沒有再跟螞蟻說話，只是直直地看著啡色的樹幹。我覺得很過意不去，好像中斷了他愉快的時光。正當我不知如何是好，他突然站起來，低頭走了幾步，原來他看見有群原本在樹上的螞蟻，離隊朝著大宅的方向走去。他很緊張但小心翼翼地用腳擋住牠們的去路說：「不要往那邊，一進去就再也出不來了。」在確保牠們歸隊後，他才安靜的坐回我旁邊。他的舉動令我回憶起一個小時候的情境，當下我覺得我們有一點相似卻又想打破這一個被我「製造」出來的沉默，我就開口告訴他我小學時的一件小事。

當時我坐在家中的餐桌看書，看見一隻螞蟻沿牆上爬上來，一直朝著我爸吃午飯的方向爬過去。牠發現我爸吃剩下的麵包碎片，緩慢的把麵包碎抬起，再往桌子的對面走去。我看得非常入神，覺得這小小的身軀力量竟然可以如此驚人，然後牠慢慢爬到餐桌邊緣，開始往下走。我覺得很危險，怕牠不單把辛辛苦苦抬起的麵包弄丟，更會掉下去粉身碎骨，所以立刻把放在我旁邊已經喝光的玻璃水杯罩著牠，然後找方法幫牠脫離險境。就在我離開桌子嘗試找工具時，我媽拿著大包小包從市場買回來的食物進來。我還來不及轉身，已經聽到她說：「是誰把杯子放成這樣子？髒死了。」然後我看見她的手指在桌上一劃，我才知道我沒有助牠脫離險境，我直接把牠推向絕路。我很傷心，覺得自己好心做了壞事。從此以後每當我看見螞蟻，也不敢走得太近，深怕任何魯莽的舉動會影響其小小的生命。

故事說完，我看看威文，發現他雙眼變得通紅。他呼出一口氣，低下頭，好像憶起什麼似的，然後輕輕說了一句：「嗯，我懂得。」想不到這個故事打開了我們往後的對話。他告訴我他特別喜歡看書房內的昆蟲書籍，幾乎所有在書中的種類他都背了。我們還會偶爾相約坐在樹下一起看螞蟻及不同的昆蟲，他更會趁機會尋找在書中看過的物種，驗證一下。

## ② 漂亮脆弱的珍妮

第一次看見珍妮，她的外表神情令我覺得驚為天人。那是我開始在柏家工作的首天，可能因為之前與柏夫人的會面和終於與蘭諾再次相會，令我心裏有點恍惚，睡得不大安穩，清晨就醒了。我猜想當時大宅中的每一位應該還在熟睡，於是打算去廚房為自己弄一份早餐，順便理清一下昨日衝動而瘋狂的「決定」。

可是我在大宅內迷路了，有點分不清方向。走著，走著，我到達一條有落地玻璃的長走廊，從慢慢滲入的晨光看來，這裏應該是大宅的東翼。突然我聽見有兩把聲音在走廊盡頭的門內傳出，下一秒門被大力推開，我眯起眼看見一名少女從盡頭那邊向我跑過來，後面有一名胖胖的女僕追著她。在我還未來得及反應時，下一秒她已經把我緊緊的抱住。她沒有很大聲但充滿狂喜地說：「我今天可以出來了，出來了！救我！我不要再回去冷靜室！」我被這一刻的景象嚇呆了！眼前這名少女雖然蓬頭垢面，狼狽萬分，但是長得非常漂亮。她不是那種典型娃娃式的漂亮，皮膚很白，白得好像從來沒有到過室外一樣。她的五官有著一種說不出的靈氣。她就這樣抱著我不放，連那位追著她出來的女僕也拿她沒法。於是我就順著她，讓她抱著，一邊跟隨著胖女僕，將她帶離那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回去她自己的房間。

進房間後，她顯得很愉快，把原本捉著我的手鬆開，自己走到窗邊坐下。我本打算離開，讓那名女僕幫她換上乾淨衣服及梳洗，但她突然哭了起來，站在鏡子前看著自己，越哭越厲害。可是那名女僕見怪不怪似的站在一旁看著她，好像她只是座落在花園的噴泉。眼見她哭到抽搐的樣子，我覺得很難過，就走上前將她緊緊抱著，希望能給她一點溫暖，但她還是像嬰兒般一直哭，一直哭。我細聲跟她說：「不用怕，沒事了。」然後在她耳邊哼著一些小時候媽媽常用來哄我睡覺的童謠，聽著，聽著，哭聲慢慢停下來，然後她就在我懷中睡著了。

## 我及我們

### ① 我的家人

我是家中的獨女，來自一個貧窮又富足的家庭。我們家有一個小牧場，自我懂事開始我們就過著物資不富裕但內心很充實的日子。小時候，我最喜歡與爸媽一起打理屋後的蘋果樹，然後他們會坐在樹下，看著我在草坪上亂跳亂叫。爸爸偶爾會與我玩追逐遊戲和看鳥兒，而媽媽最喜歡就是坐在樹下，看著我們玩耍，一邊看書。她常說：「我們什麼也沒有，但我們擁有自由，所以我們擁有全世界。」

但好景不常，爸爸在我十二歲時因為在當地一家工廠當雜工出了意外而變了終身殘廢，他的雙腳從此沒辦法走路，也失去了往日燦爛的笑容。他被困在家裡，除了吃便是睡，起居飲食都需要我和媽媽輪流照顧。每天他最喜歡做的就是坐在飯廳那個小窗旁，看窗外的景色，一看可以看上半天，從前出現在他眼睛的光彩全都消失殆盡。有時候我會懷疑他是不是只剩下肉身而思緒早已離開了我們。看著他一天一天地萎縮，我覺得非常難過。

就這樣，我跟媽媽照顧了他幾年，我們從原本擁有一個小牧場，勉強可以自給自足的生活，變成要變賣家當。媽媽和我更要不斷到外面做散工，而她再也沒有拿起書本。因為我們經常需要賒借度日，以致大部分認識我們的親朋戚友都開始疏遠我們。

然後，在一個冬天的下午，爸爸突然變得很有精神，吩咐我為他找出那塵封了很久的厚實工衣，他說他今天特別想看看從前他悉心照料的那棵蘋果樹。

我依著他的心意，把他放上我們特製的簡陋木頭車，小心翼翼地把他推到那棵蘋果樹下。他說他想坐在從前他經常看著我玩耍的位置，我千辛萬苦把他搬到樹下，然後坐在他身旁。雖然蘋果樹早已枯萎，但那一刻我們好像回到過去的時光。我們說起以前摘蘋果的季節，以及他跟我和媽媽在樹下野餐的日子，他的眼睛重現那些年的光彩，最後他還叫我跟他一起閉上眼睛，幻想我們二人從前在草地自由奔跑的畫面，說著，說著，他就靠在我的肩膀上睡著了，再也沒有醒過來了。

爸爸過世後不久，我跟媽媽雖然傷心但也鬆了一口氣，畢竟單憑媽媽的力量支撐這一個家已經很久了，而我也到了可以進入社會的年紀，急不及待的想要幫上一點忙。我累積了照顧爸爸的經驗，也不斷自修相關的科目，我最終考上了護士學校。

## ② 我的好友

考上護士學校後，我除了需要上課，還需要到醫院做實習工作。在被分派到醫院的第一天，我竟在醫院迷失了方向。當時我很驚惶失措，深怕第一天到醫院報到就遲到，令人覺得這個實習護士一點責任心也沒有。正當我不知如何是好時，我遇上了一個非常善良的人。他主動走過來幫忙，更不怕麻煩的帶我去護士長辦公室。一路上，他提點我醫院的一些規矩。他一邊說話，一邊帶著親切的笑容，很像大哥哥一樣。全靠他的協助，我終於準時到達。臨走前，他伸出了他的手說：「我叫高卓飛，也在這裏工作，有什麼事即管來找我，隨時為你效勞。」他就成為了我在醫院認識的第一位朋友，也是我的人生中少有的好友。

## ③ 我與蘭諾

我們從相識到現在，只有差不多五年的時間，但已經經歷了超乎我想像的不同階段：由最初大宅中浪漫的「邂逅」、噴水池餐廳的甜蜜約會，然後是無端失聯的忐忑一週、大宅生活首月跟他全天候相處對他的欣賞與憐愛、婚後面對他處理媽媽無理要求時令人苦惱與憤怒的懦弱表現，到現在感到被困在柏家的窒息與無助感。

起初進入柏家當柏老夫人的私人看護時，蘭諾經常出現在我的身邊，柏老夫人也好像有意無意間不斷製造很多給我倆獨處的時間。我們經常聊天，我發現他雖然在六歲後沒有到過外面的世界，但懂得很多有趣的知識。他很喜歡去柏老夫人為他們三兄妹準備的私人圖書館看書。有時在言談間，我覺得面前的這個男人有著很多學問，但同時又做出一些非常稚氣難懂的行為。有很多次當我們聊著聊著的某一剎那，感覺快要親吻時，他就會不由自主的躲開，我們第一次親吻也是由我採取主動的。

不過他還是不斷為我花心思製造小驚喜，例如當我覺得不適應孤獨想念媽媽時，他就每天用紙摺一隻小動物，放在我的房門外，為我迎接早晨。知道我喜歡戶外，為了可以經常與我在大宅的花園散步，他私下鍛煉身體，儘管他體能不好。到我爸爸的忌日，沒有得到柏老夫人的同意，他偷偷準備繩索及所有設備，帶我爬到大宅的屋頂，在星空下悼念我的父親。看著他用盡他所有的能力為我付出，當時的我覺得很窩心，感動又欣賞。

雖然他對媽媽的服從偶爾會讓我覺得不可思議，但我們看著彼此的眼神，令我覺得一切定能慢慢變好。他只是太習慣於媽媽的照顧，我深信隨著我們的相處，他一定能改進，所以當他向我求婚時，我就答應了。

### 難以接受的安排

婚後一年多，我開始覺得只留在大宅和每天在花園散步並不妥當，也令我們的夫妻關係不健康。儘管媽媽千叮萬囑說，對他們三兄妹最好的安排是留在家中，不可以到處亂走，但我覺得蘭諾在我的陪伴下應該不成問題。於是我就跟他提議，不如我倆結伴到外面走走，一起經歷及開拓一下夫妻間的時光。

可是每當我跟蘭諾提起時，他的臉都會變得鐵青，然後拒絕與我討論。我不明所以，就問他為何我們初相識時他能到噴水池旁的餐廳找我，而現在就不能與我再外出？他起初支吾以對，在我反覆追問下，他很隱晦的透露了當年其實他是偷偷出走，然後與我遇上。媽媽知道後曾對他進行了一些「調教」，把他困在大宅整整一個星期。可是我再三追問他那個星期所發生的事，他始終三緘其口。我覺得非常困惑，也猜到當時媽媽可能覺得他行為魯莽，才不讓他再外出。我慢慢的給蘭諾解釋我想到外面的想法及目的，也告訴他畢竟我們已成夫妻，也應當獨立，擁有兩人的生活節奏，互相照顧。我們約好跟媽媽討論到外面的細節，也決定不會到很遠的地方。雖然他還是有點猶豫，但聽著聽著，他好像覺得計劃應該可行，非常感興趣，於是我們就決定一起跟媽媽說出我們的想法。當晚，我們一家人如常地一起用膳，我就鼓起勇氣向媽媽提出與蘭諾到外面見識世界的要求，媽媽聽完後，微微一笑，然後吩咐工人帶珍妮與威文離開，然後一邊吃著面前的牛扒，一邊緩慢的對我倆說：「可以啊，你們想出去走走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只有你們二人外出而威文及珍妮要留在家裏，這樣不好，他們會胡思亂想的。你們可以出去，可是從你們出去那天開始，為了保護他們，我會先把他們安置在地下室，最好不讓他們知道任何事情，也不讓他們得見日出日落，數算日子，苦待你們歸來。」

她看了我一眼，然後繼續邊吃邊說：「娜汀，妳是對的，我忽略了你們，沒有為你們著想，沒有顧慮到你們需要二人的空間。這樣吧，回家後，最好也安排一下你們跟弟妹在大宅不同的區域生活，你們可以在任何角落繼續享受夫妻的生活，免得他們影響你們。我猜，最好就是讓他們繼續留在地下室吧。」

我聽著媽媽的說話，覺得難以置信，不確定她是認真的還是在說笑，我不明白為何威文與珍妮的自由會變成我們到外面住的等價交換條件？

我看看蘭諾，他皺著眉，臉上也露出驚訝的神情。我以為跟弟妹關係尚算不錯的蘭諾，會開口跟媽媽討論一下。媽媽放下刀叉，直直的望著蘭諾，原本看著媽媽的他立刻低下頭，大力呼吸著。奇怪的靜默凝住了餐桌上的氣氛，我覺得很不舒服，準備開口反對媽媽的安排時，蘭諾迅速的捉住了我的手。媽媽接著說：「蘭諾，你認為呢？」此時，蘭諾迅速地回應：「不用了，媽媽，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到外面去，我並不喜歡外面，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媽媽看著他，然後再看著我，笑了一笑說：「娜汀，看來蘭諾其實不是很想出去，那就難為妳多在家裏陪陪我們吧。」

我聽到他的回應，覺得很震撼。我們不是之前談好了到外面的計劃嗎？我們不是都對這個旅程很期待嗎？我很難過，也覺得被背叛，立刻縮開了被蘭諾捉住的手，起身離開餐桌，飛快的往花園走去。蘭諾沒有追上來，像沒事一般繼續他的晚餐。

當晚，我們在房間內發生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激烈爭吵。

### 窒息與失望

那次晚餐後，我再沒有提起過到外面的要求，不知道我是否太多疑，我留意到媽媽增加了與蘭諾相處的時間。她每天都會叫蘭諾到她的書房，一待就是幾小時，我不知道他們聊了些什麼，只覺得他每次回來都很疲累，需要休息。

我們還是如常生活，蘭諾其實也知道我不開心，但他沒有多做什麼。從前我們會經常到花園聊天，現在雖然還是到花園散步可話越來越少。我覺得我們變得有點生疏，我很想找回我們初相識時那些溫馨的感覺。我想起他從前與我偷偷爬上屋頂悼念父親的約會，我想藉著跟他重溫昔日的時光來找回一些火花，所以在我們結婚三週年的當天，我模仿他以前的小驚喜，依著他從前送給我的摺紙，學摺了一隻鳥兒，偷偷的準備了繩索及食物，然後寫好一封信，邀請他待大家入睡後到那個角樓，一起爬上從前的屋頂。我在他與媽媽如常會面的時間，把那隻紙摺的鳥兒及信放了在他枕頭上，確保他與媽媽聊天過後，晚飯小睡前就一定看到我的訊息。

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晚飯前，我特意回到房間，看到信已經被開過了，而紙摺的小鳥，也放到了他的床邊。我滿心歡喜地吃過晚飯，想著今晚將能重拾昔日的感覺而高興。回到房間，我故意問他信收到了沒有，他點點頭，坐在窗邊，沒有多說話，只是定定的看著窗外。到了差不多可以出發時，他站起來，走到床邊拿起那隻我送他的小鳥說：「謝謝你，但為何送我這個？是要代表什麼嗎？」我告訴他這是模仿他第一次送我的禮物。他說：「是嗎？我記不起了。」然後他緩慢的告訴我，他不想去了，他覺得這樣偷偷的爬上屋頂並不妥當，他很累，要休息了。

聽到他的回應，我呆呆的站了一會。我們沒說再什麼，就上床休息。可是我怎樣也睡不著，看著天花板，聽著旁邊沉睡了的呼吸聲，想著剛才他的回應，我有點呼吸不了。我下床，靜靜提起準備了的東西，摸黑去角樓，爬上了屋頂。我一個人坐在星空下，深呼吸，一個人把所有記憶回想一遍，一個人把準備好的食物吃掉，然後把所有東西收拾好，摸黑回到房間，上床。我看著熟睡中的蘭諾，然後輕輕地握住了他的手，然後慢慢地睡著了。

第二天清早，我很早就醒了，看見那隻還是放在蘭諾床邊的紙鳥，我走過去拿起它，然後拿出我用來存放蘭諾送我摺紙小動物珍而重之的罐子，把我摺的那一隻跟其他的一起收起。

我們又再次如常地生活。